

Klein, K. L. (2000). On the Emergence of Memory in Historical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s*, 69 (Special Issue: Grounds for Remembering), 127-150.

127 | 1. 歡迎進入記憶工業

從大尺度看事物，記憶工業綿延不斷，從博物館交易，到壓制記憶的法理鬥爭，以至於把「記憶」列為關鍵詞的學術書籍與論文市場。

- 1) Jeffery K. Olick and Joyce Robbins 指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成爲學術探究的對象源自二十世紀初期，約略跟所謂的「歷史決定論的危機」(crisis of historicism) 同時期。
- 2) 1902 年 Hugo von Hofmannsthal 開始使用 collective memory 一詞。
- 3) 1925 年 Maurice Halbwachs 在「記憶的社會架構」(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中駁斥 Henri Bergson and Sigmund Freud 的論點，主張記憶是特定的社會現象。
- 4) 1970s 年代傳記文學、家庭族譜學及博物館興起，「記憶」才受矚目。在此之前除了實驗心理學、臨床精神分析學界，只有少數學界人士注意及此。
- 5) 1980s 年代兩件文學事件，引發「記憶」在學界迅速爆紅。一是 Y. Yerushalmi 的 “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二是 P. Nora 在一本詩集中寫的序言“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這兩篇文章都指出「記憶」是相對於當代歷史意識的原初且神聖的形式。前者指出，猶太人是典型的記憶民族，他們直到最近才承繼歷史，過去只有承繼一部分，因爲「當代的猶太正史不可能取代逐漸消殘的團體記憶」。後者認爲記憶是原初的存在形式，但被理性化毀壞殆盡。
- 6) 1989P. Nora 的文章被翻譯刊登在“History and Memory”，具體地展現自我覺察的記憶對話。
- 7) 1990s 年代，學術文獻充斥著“Sites of Memory”、“Cultural Memory”、The Politics of Memory 這類詞彙。

「記憶」一詞的浮現，使語言實踐產生明顯改變。如今以「記憶」一詞作爲歷史的後設概念，涵蓋常民歷史、大眾史、口述歷史、平民史或神話故事。關於「記憶」的新論述有明顯的趨勢：其哲學主張更風行，並且成爲文學、歷史學和人類學等系所中廣受認同的新興理論。

128

至 1980s 年代，關於「記憶」的著作隨著理論浪潮覆蓋美國人文科學界。

2. 在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後歷史(posthistoire)等等領域中，「記憶」以簡單的理論論述，被視爲是對整個歷史論述的致命批判。在 1980s 年代末，充斥著以「記憶」爲關鍵詞的新歷史主義。記憶論述及後現代的反歷史主義的詞彙，似一股反潮流匯集成「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歷史學家開始從符號學、及文學、藝術及人類學等傳統形式論中借用語彙概念，來挑戰歷史絕對主義。「記憶」成爲歷史學的新關鍵連接詞，「新文化史」的領導語彙。

3. 「記憶」取代自然、文化、語言等舊語彙，成為最常跟歷史連結的語彙這項轉變重建了歷史的想像。記憶的出現重新界定歷史學的疆界。

本文的課題：

- 129 1. 這個風行的反歷史學概念的語彙如何變成新史學的鮮明特性？
2. 這個和神聖連結的語彙如何變成形上學批判的一部分？
3. 對新的語言實踐之效應為何？

129 **I 「記憶」這個風行的反歷史學概念的語彙如何變成新史學的鮮明特性？**

1. 「記憶」和「歷史」常被並列，甚至「歷史」被「大眾記憶」「集體記憶」所取代。這是調性的更替，我們常把「記憶」當作「歷史」的同義詞，以使自己的散文更柔和、人性化、更可親近。「記憶」聽起來比較沒有距離，讓讀者感覺更合適來說明自己的生活史。「記憶」吸引人之處在於，它反映出我們感受到自己在歷史學中喪失了、迷失了。
- 130 2. 「記憶」在傳統上是和宗教脈絡與意義連結的，這比早期專業歷史學家把記憶實務當作前歷史的殘餘還早。在 19 世紀歷史學開始專業化時期，對於歷史事實的查證，「記憶」通常被視為不可靠的來源，「書寫的文件」則被視為比較不會被扭曲的來源。
3. 在學術和流行的論述中，「記憶」和相關的關鍵詞，經常會援用神學概念及精神及真理上的隱晦意涵。根據猶太基督教傳統，舊約中的 Zakhor(remember)，以及新約中「這樣行，為要紀念我」(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在許多信仰的群體裏，施行紀念是根基於宗教的儀式。若把紀念的神學意涵放入括符，從菁英到流行文化，記憶是世代情感連結的關鍵處所。記憶的神祕和絃本質上是玄妙的，它的音符因自然使者(angels of our nature)的觸摸而漸強。(p130)
4. 如果歷史是最冷硬、客觀的字彙，記憶則為最溫暖、主觀的，最吸引人的字彙。
5. Michael Schudson(1992)《Watergate in American Memory》對記憶的定義：「記憶不僅本質上是社會性的，它存在於『規則、法律、標準化程序、記錄、書籍、節日、雕像、紀念品中』。記憶也會以『揭露過去的情義』及『表達道德的傳承』等方式來形塑群體」。記憶不是個人心靈的資產，而是物品與社會實踐的多元、變動的集合。
- 131 6. 在Schudson(1992)的定義中，記憶變成「結構性的」，足以靈活地喚起兩個觀念，一是社會歷史學中的「社會結構」，另一是Saussurean語言學中的高度「結構論」。記憶在當前學術用法上，連結了物理性物品與個人心理行為，並且它似乎讓物理性的物品永無止盡的排列布置成記憶的一部分。該定義讓「記憶」變成結構性的而非個體現象。有關墓碑歷史的專著可能宣稱它是記憶的歷史，列寧的雕像不在只是幫助人記憶的紀念的設施，它本身就是記憶。
7. 在社會科學界，Herman Ebbinghaus實驗心理學使用記憶一詞。接著記憶被歸在remembering, learning, forgetting, retention等詞彙下。Frederick Bartlett(1932)研究「記憶」是一個轉捩點。

記憶逐漸被邊緣化。

- 1).1964 年 The Dictionary of the Social Science 宣稱記憶一詞瀕臨消失：「在現代心理學已經漸漸少用，今日較常用的是記得或保留(remembering and retention)」。
- 2).1968 年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並未列記憶一詞，即使記得或保留等相關的語詞也是敷衍下出現。
- 3). 1976 年 Raymond William 的古典研究 Keywords 列有歷史、神話與意識形態，但是忽視記憶
- 4). 1992 年 Schudson(1992)才把它從實質上消失變成凱旋歸來。
4. **新結構性記憶**是語義學大轉變的一部分。根據牛津英文辭典(OED)，Schudson定義中的一般用法跟財富有關，1a：事情被記得的能力；過去的思維被保留、被存續下來或被活化使用的能力。物品出現在 1b，但只是當作記憶的補充物：「幫助記憶的東西；幫助記憶的措施系統」。跟當前用法的有關的列在 7-10 條，包括紀念儀式、記念書寫、當作悼念的對象、紀念品、記念墓、聖祠、教堂、紀念碑或建築等。這些意涵比較具現代性，但是OED將之列為過時的。
- 132 5. 最近的是 1730，最早的是 1624 的解釋例子：「真正犧牲的記憶或表徵...在十字架祭壇上的犧牲」
6. 「記憶」的早期意涵是物質物品和神現身的聚合，後來被現代性自我，以及記憶的世俗化與私有化所取代。但是，這古老的形式如何重現在前衛的學術上？
7. 對於當代「記憶」論述的最風行系譜學源自 19 世紀，可連結到 Freud和Halbwachs，及至當前的文本。新的「記憶」通常是指主體建構的覺知性或現代性自我的解構。
8. Matsuda(1996)(The Memory of the Modern)指出，記憶論述源自 19 世紀末歐洲，是現代主義的特殊關注，是對歷史學加速發展的回應。Matsuda 的精彩闡述使用近期的後現代語彙。
9. Patrick H. Hutton(1993)的(History as an Art of Memory)指出，**記憶包括重複與回憶 (repetition and recollection)兩個時機**。前者涉及過去的現身/呈現，後者則涉及過去的當前表徵。世界已經從純粹記憶呈現的前現代的口述文化，演化到後現代的歷史表徵。
- 133 10. 1960s 年代，Philippe Aries 應用 Halbwachian 的理論當作一篇歷史文章的架構，但他自己不自覺。
11. Amos Funkenstein(1993)《猶太歷史的覺察》(Perceptions of Jewish History)是最有自覺地試圖連結記憶的古老意涵與新的結構方程式。他認為德國的歷史決定論連結新與舊，「歷史包括語言的客觀面與主觀面。他借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指出**記憶同時包括『所發生的事情』，以及『敘說所發生的事情』**。「集體知覺是集體意識的先決條件」，他提醒「使用『集體意識』一詞要小心，因為只有個體能夠記憶，但『集體意識』仍有重要功用，它提醒我們所有的記憶都是在環境與對話的社會脈絡中發生」。

12. 其啓示是：Nora and Yerushalmi 錯把記憶與歷史對立起來，物品與神的現身等記憶的古老意涵已經被接續在黑格爾的歷史主義中，因此，「歷史意識」連結了歷史和記憶。
13. 《猶太歷史的覺察》提供「**記憶是差異的系統(a system of differences)**」的最簡明清楚解說。Funkenstein 提出連續性雙面結構，連結借用黑格爾的歷史主義的記憶古老用法，及索緒爾的新近用法。**索緒爾把「群體交流語言」(langue)和「個體自用語言」(parole)做區分。**
14. 「**集體記憶**有如語言，由符號、象徵與實務系統所形塑：紀念日、地名、紀念碑、凱旋門、博物館、文本、風俗、習慣、刻板印象(嵌入表述方式中)，甚至語言本身。**個體記憶**是一種「記得的行為」(the act of remembering)，是符號的事例，比喻的言談，沒有一個「記得的行為」跟別的相同。」
15. 在希伯來早期，記憶的雙面向，記憶是心理行為，記憶也是 **Yahweh 名或字的同義詞**，在 Yahweh 的訓諭：「這是我永遠的名字，這是我給所有世代的紀念」。這是對記憶的使用具有前現代與後現代的連續性：結構主義讓舊的神聖意涵更可近用，也讓老的神聖的意涵在新的結構意識中再度活化使用。
16. Funkenstein 對準「Erinnerung」與「Gedachtnis」的差別，兩者皆可譯為「記憶」。黑格爾區分「**沒有歷史的人們**」與「**精神的歷史發展**」。前者對黑格爾辯證論很重要，通常翻譯作「內化觀念」(interiorization)。後者應該是讓古老與後現代記憶成為歷史事實的中介詞彙；卻代之以，**神的現身與結構性記憶匯集在「沒有歷史的人們」上。**

II 這個和神聖連結的語彙如何變成形上學批判的一部分？

17. **記憶和與主體(subjectivity)和靈魂(soul)等支撐人文主義傳統的概念連結。** Michael Roth：「現代性的記憶是個人與集體性認同的關鍵...是心理性自我的核心」。「記憶是認同的核心」、「記憶界定了核心的自我」、「記憶是吾人的自尊」、記憶的工作是「**靈魂的科學**」。
18. James Young(1933) “The Texture of Memory” 提及「不願意把個人心理的術語應用到國族的記憶」，因為「個人無法共享他人的記憶，不會比分享他人的腦皮質來得多」。然而，雖然新的記憶研究常強調記憶是社會建構的，佛洛伊德的詞彙卻遠比 Halbwachsian 及 Lacanian 的詞彙常被應用到。
19. 從**個人記憶(memory)**躍進到社會、文化、**集體、公共記憶(Memory)**的常用策略，就是確認記憶是**實務或物質性物品**的集合。被列為記憶的物品項目是長久無盡的，在時空中重複出現意義。例如雕像、博物館等公共紀念建築。別緻的物品或文化實踐，甚至看來會被排除在歷史(History)之外的**殘破物質文化**，滲透出傷感悲苦的破碎物品更佳，這些是新文化使共同特性，愈來愈多專題，讓讀者遭遇令人淒苦的物品：撕裂的照片、褪色的紀念物品、毀壞的玩具等。
20. 以此界定，記憶開始像是傅柯主義者的論述，全然物質的、實徵的適合於歷史研究。個人記憶(memory)變成記憶(Memory)，從個體心理狀態限制中解放出來，記憶變成自己擁有權利的對象，可以自由跨時間來回漫遊，即便是最嚴謹的學者也能自由談論幾百年前的事件之記憶，或談論族群、宗教或種族團體的記憶。如詩般的解放力量是美好驚人的，因為作者可以自由地從記憶是個人心理事件，轉移到物質性物品

集合之群體意識，而且同時運用心理分析的詞彙。記憶的新物質化是建基在把記憶提升到歷史的代理人的地位，吾人因而進入「檔案記得、雕像遺忘」的新世紀。

21. 「記憶從來不是靜止不變的」、「記憶的動機從來不是純粹的」、「記憶甚至記得 (remember)」、「檔案記得」，衍伸成「歷史的動機從來不是純粹的」。

記憶的魅力再現：兩類流行模式

22. 第一類：**療癒的(therapeutic)**。運用佛洛伊德語彙來穩定多愁善感的自傳。「哀慟與走出哀慟」、在流行語學術對話中，展現記憶是療癒力量「寫作是療癒的一種途徑」。
- 137 23. 第二類：**前衛的(avant-garde)**。跟後現代主義連結，訴諸不能言說、幽微、神奇的、神秘的絕對力量，只能透過密碼啟動。記憶連結後結構的天啓與碎片的比喻。
24. 療癒的與前衛的這兩類經常是並行不悖。例如：Michael Fischer 的論文「族群性與記憶的後現代藝術性」，將記憶連結到後現代主義的後殖民支派以及佛洛伊德主義。對他而言，記憶在表達基本的反殖民的族群認同傾向，使它成為後現代的藝術，可以回應人類學家 S. Tyle 呼籲學術生產奧秘文件。
- 138 25. 在此建構中，記憶的難以捉摸成為其優勢，從認知到其記憶劣勢的證據，到真正的記憶具有潛在格性的療癒效果。「**就是因為記憶的不穩定性，才能允許更新與救贖。**」
26. 歷史與記憶成為二律相悖的矛盾：**歷史是現代主義**、狀態、科學、霸權、擁中心主義、宰制工具；**記憶是後現代主義**、符號性排除，身體、療癒措施、救贖工具。
27. 一系列的翻轉：奴隸打敗主人、女性顛覆男性、地方性反抗同一性。使用後現代語言的卓越服務，是創傷、清創及救贖的過程。
28. 創傷是記憶的真實形式。Holocaust

III 這個和神聖連結的語彙如何變成形上學批判的一部分？

- 139 29. Saul Friedlander (1993). *Memory, History, and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of Europe*.
Michael Roth (1995). *The Ironist's Cage: Memory, Traum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Dominick LaCapra (1998). *History and Memory After Auschwitz*.
30. 共同核心主題：1). 記憶出現在學術與流行論述中，被視為重返壓制的後設歷史術語：記憶是對現代性巨大創傷的遲來回應，意即對**浩劫(shoah)**的遲來回應。2)**創傷(trauma)**針對真實(Real)與後現代否定(postmodern negation)，提供真實性指標。因為記憶若不是由創傷界定的，極易流於懷舊情愫。大屠殺，歷史與主體性的創傷性去中心化，具有特殊的哲學位置。
31. **結構性記憶**已經開啓了把心理分析的語彙應用到集體性中。Friedlander 在書中運用心理分析在編纂歷史層次，應用到當代的個人，這些人在過去數十年試著要連結到浩劫傳說。
- 140 32. LaCapra認為所有**歷史學家都是某種心理分析者，且都站在對過去移情的關係中**。他引述佛洛伊德的看法認為移情作用是人類普遍的現象，這決定醫療影響的成效，事實上這決定了每個人與人類環境的關係。LaCapra認為編纂歷史亦是如此，沒有例外：每個人對每件事情都有移情作用，甚至於自我、社會是根據移情作用所提取的

概念。他提出近來轉向記憶的兩項理由：1).近來歷史中的創傷性事件，是記憶論述的延遲回應。2).對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emoire, memory sites)的興趣，讓吾人轉移注意力到記憶。記憶所繫之處也創傷的地方。創傷與移情作用是答案的前提。

140 33. 解構記憶的情感轉移，環繞在 Friedlande 和 LaCapra 把浩劫視為已經超越歷史論述的界線且讓人無法忍受的事件(limit-event)。Friedlande 稱之「在人類歷史上最激進的種族滅絕案例」。「驚人數量的受難者、國家機器密集投入、工業化的虐殺、在當代西方各大屠殺之位置、歷史的公認核心」、「大屠殺是慘絕人寰、無法忍受的且是最重大的變故」。

141 34. Friedlande大屠殺是後現代無法親近的歷史表徵之範例，故而探究它，可以持續監管它喪失的意義。他不是要重複流行論述中將大屠殺神聖化，而是聖經禁止描繪的上帝意象、萬能深不可測的Yahweh，以浩劫作為陰暗負面神學的后現代形式重新歸回。

141 35. 心理分析的舊詞彙已經被新的語彙所取代：創傷、移情、憂鬱症、哀慟、以及走過走出。有神學共鳴的語彙：證詞、見證、敬虔、儀式。新的記憶工作取代老的猜疑詮釋，以具宗教色彩的療癒對話與記憶的深度語義連結。

36. LaCapra 與 Friedlande 喚起記憶的古老意涵，讓它復活：記憶是神的再現與物質物品的聯合。

37. Roth在“Shoah as Shiva”文中指出敬虔(piety)不是華麗語詞，是歷史哲學的新關鍵詞，可以回答歷史再現的困難問題。Piety是個人的轉捩點，藉此個人與過去連結、產生關係，經歷從那以後的自己。這是嘗試對過去效忠。Piety的意涵遠超過對受難者和存活者的世俗的敬意，它意味著對記憶論述的必然奉獻。

143 38. 八、九〇年代記憶作為後設歷史學概念，代表著理論性前提，而非歷史或批判性論證。傾聽集中營存活者時，吾人應該使用創傷、傷慟的概念。此外，對當代歐洲猶太人使用臨床心理分析，他們是被迫隱性埋名、流亡、失去親友、甚至從集中營中逃生者。但是對當代美國猶太人、尤其嬰兒潮誕生者，以記憶談話來解釋說明，就比較令人猶豫不決。使用記憶跟白人清教徒或其他族群作對話，也是無望的。

143

IV 對新的語言實踐之效應為何？

39. 新的記憶論述之替代敘事：

- 1.延續 Pierre Nora 的說法，吾人被記憶所纏擾，因為過去以歷史意識消滅記憶。
- 2.記憶是經驗的新類別，它從自我的現代性危機產生，逐漸演化成當前的用法。
- 3.以黑格爾歷史主義高舉前現代的記憶形式，這是透過結構性語彙修飾的記憶形式。
- 4.記憶是沒有歷史者的自然地論述模式，具有解殖民化的特性。
- 5.記憶述說(memory talk)是對現代性傷痕的延遲回應。

144 40. 看待記憶論述的另一方式是，放置於美國六〇年代的文化脈絡且訴諸於認同政治學。C. Maier 提醒「記憶過量」及受害者政治學，依他的觀點，記憶吸引我們，因為連結了種族的國家主義，且排除歷史的世界主義論述。A. Megill 指出，如果認同有問題，記憶就益形重要。認同是記憶論述的一部分。這兩個詞彙是連結在一起的，提及其一就是提及另一個。R. Handler 提及認同是中產階級主體的關鍵字，低估記憶工作對西方自我的解構。

- 144 41. 在學術界裡，八〇年代**記憶談話(memory talk)**是對後結構主義所提挑戰的回應。從解構主義觀點，**記憶(Memory)**像是一種對形塑的反動/反作用。以下引述記憶(Memory)的危險性，包括：以後現代主義的名義，將中產階級的主體性具體化；以後現代主義的名義，讓懷舊復古再度復活；心理分析從存疑的詮釋學轉移到療癒性對話；歷史私有化，從全觀的經驗散落成種族族群的孤立片斷記憶；在歷史懷疑主義掩護下的新儀式。
42. 吾人能相信有純粹的未被神秘主義的趨向所污染的後現代主義嗎？能想像有有如文化運動的般具有連貫性的後現代敘說嗎？如果 Derrida 的後現代時刻屬於後現代主義，那麼 Blanchot 的神祕主義的熱情亦然。
43. 完整的描述**記憶談話(memory talk)**須要細膩的編織流行與技術語彙。如果進步主義和世俗的學術界一再宣稱 piety 是知識概念，只有透過策略性本質主義的訴求，讓重視世界、經歷殖民者、兒童受虐者、大屠殺生還者，將過去變成爲神聖化的部分。堅持讓記憶與半宗教語彙連結者，不可能切割記憶的批判形上學主張，也不可能開啓煩擾的未來。
- 145 44. Aura, Jetztzeit, Messianic, Trauma, mourning, sublime, apocalypse, fragment, identity, redemption, healing, catharsis, cure, witnessing, testimony, ritual, piety, soul: 這些皆非世俗的批判實務，而是來自理論文本的語彙，且是形上學的批評。在流行論述中的學術用語，滲透出宗教味。許多學界人士居住在有各種不同宗教、文化之地，但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相信有“天使”。Kansas 州剛宣布在科學的標準中刪除演化論的文獻。無論其動機爲何，記憶不會解構新保守主義。
45. 與記憶相關的**準宗教語彙**提出新關鍵詞彙的效果。無人使用記憶作爲補充或替代，因爲歷史同時反映出對於歷史論述的不滿意，以及渴求去汲取最古老的語言實踐。沒有宗教的視野與黑格爾主義的意義，記憶不可能如我們所盼地去發揮，亦即重新連結我們與世界及純粹回到過去。吾人著迷於記憶，連結於後現代猜想，把歷史視爲行進的黑靴，把歷史意識看作壓制性虛構故事，這絕非偶然。記憶在歷史編纂的危機年代躍上船桅，因爲它被視爲能取代歷史論述且有療癒效果的選項。

Sutton, John, "Memory",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2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2/entries/memory/>>.

<https://inpho.cogs.indiana.edu/taxonomy/2393>

<http://philpapers.org/browse/memory>